

杂说中国帝王

王镜轮

一、帝王相貌之谜

开篇为何要说帝王的相貌？

我们说到一个人、一种人、一个人种，大多要从相貌说起。相貌是一个人、一种人、一个人种的特征。如果没有特征，我们就无法区别这人与那人以及这种人与那种人之不同。有了相貌特征，我们就可以把一个人从一群人中辨认出来，把一个人种从众多人种中区别出来。譬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若要认识一个人，首先要识得他（她）的相貌，如果一时无法亲睹其貌，最好也要先看看照片，待以后有见面机会时，不至于认错人。

那么，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人物——帝王，是不是也有特殊的相貌？要回答、解释这一问题，先要试问，帝王们和黎民百姓是不是一种人？若是一种人，则他们跟百姓在相貌上不会有什么异样；若不是，那就值得探讨一番帝王们是何物种了。

答曰：是，也不是。

说是。帝王都是肉胎，两脚行走，不会飞，吃喝拉撒如常人。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古圣贤亦说过：“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即是说，若能立志有为，一般人也能成为舜那样的君主。

说不是。古人大多相信帝王都是龙种，今天的田间市井民众也有不少人相信，帝王乃真龙天子，即不是凡胎。中国帝王也自诩为天之子，是奉天之命来做人间主宰的，即所谓“君权神授”也。古代典籍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也都不惜纸墨地记述，上至远古氏族首领，下至作者所处朝代之帝王神迹。

帝王多被描述成神人交合的产物（其母是人间妇女），这种产物，必不是凡人，乃是介于人神之间的物种。即使外形为人，亦不时有龙形显现，或有紫色云气环绕、或上空出现异样云气，等等。中国的帝王们身披着神话的外衣，用神话的外衣包裹着平常的肉身。

1. 关于神话中的帝王

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史告诉后人，中国这块土地自产生人以来，就产生了帝王，延续了多少万年。秦始皇自封为皇帝已经是后来的事儿了，从秦始皇到二十世纪初，又是两千多年，中国的国民没有一天不头顶着一个皇帝。

由于早期人类不能确切解释宇宙起源和自身起源，但同时又需要在这两个起源做出解答，于是神话产生了。神话是祖先们讲述的更远的始祖们的故事和传说，内中充满想象、幻想和对不可知的力量的崇拜。在欧洲有代表性的神话如希腊神话是被当作文学来流传的。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古代神话，成了中国上古史；神话中的诸神，成了上古时代的帝王。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品味的问题。

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不大感兴趣的，所以从夏商周直到汉代，我们没发现古人给宇宙起源一个说法。到三国时，才冒出了盘古开天地之说，出自三国吴徐整的

《三王历纪》。后来“盘古开天”就被人们牢牢地接受了。盘古之后，就有了三皇，不过，三皇神话的出现比盘古要早，司马迁《史记》中已有记载。皇的本义是煌、盛大。三皇究竟是哪三皇，没有统一之见，不同的古籍有不同的认定，有的说是天皇、地皇、泰皇；有的说是天皇、地皇、人皇；有的说是伏羲、神农、女娲；有的说是伏羲、神农、祝融；有的说伏羲、神农、燧人。三皇之后的五帝，在认定上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有的说是伏羲（太皞）、神农（炎帝）、黄帝、尧、舜；有的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有的说是少昊，颛顼（高阳）、高辛、尧、舜。

总之，中国是一个盛产皇帝的大国，多而乱，不足为怪。

这些三皇五帝理应是先民中的杰出人物、英雄，因为我们的先祖在谋求生存和发展中，遇到了各种困难，面对猛兽、洪水以及险象环生的生存环境，普通人的力量智慧显得非常弱小，于是，便有智勇双全的人物应运而生，率领大家冲破困难，教给大家更高一筹的生存本领。这种杰出人物、英雄的本领是远远超乎普通人之上的，在神话兼上古史中，他们根本就不是普通人，是半人半神，他们有神异之秉赋，寿命又都有万岁、千岁。光说他们的相貌，就很惊人。

古史神话告诉我们，天皇有十三个头，地皇有十一个头，人皇有九个头。比较而言，伏羲倒有些人样：伏羲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女娲在各类古籍中皆被记述为人首蛇身。伏羲在某些记载里也被说成是蛇身。神农氏则长着一个牛头。

上古帝王身上带着鲜明的蛇与牛的特征，颇令人惊讶。这让人不禁想起文革期间流行的一个人身污蔑性的词“牛鬼蛇神”。文革是一个全面颠覆的年代，一个革传统文化的命的年代。不过，把牛鬼蛇神套在知识分子头上颇觉滑稽，但那场革命所反对的东西还是有根据的，牛鬼蛇神不会说成是马鬼鸟神，因为没有根据。

伏羲、女娲的蛇身、神农的牛头无疑是神话的制造者们赋予的，这里的蛇、牛绝非普通的蛇、牛，它们也是被赋予了神圣功用和象征的。蛇在中国是一种被崇拜的神秘动物，称蛇为灵蛇，认为灵蛇变幻莫测，有着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人们在天空的闪电和地上的江河中看到了蛇的身影。古人所描述的河神就是蛇的外形，黄河之神是一条金黄色的小蛇，它的头是方的，一双眼睛十分神秘，眼睛下有红色的小点。伏羲氏作为先民领袖，教会给民众的本领比任何一个“皇”或“帝”都要多，那他自身的本领当然像蛇一般多端，他教会人们结网捕鱼、掘陷阱捕捉野兽；又教会人们种桑养蚕、纺丝织布；他又发明了音乐，他创制的八卦更是神异硕大的精神财富。先民们像崇拜蛇一样崇拜伏羲，视之为蛇神。

晋人王嘉《拾遗记》中讲述了一个故事：禹凿龙门山时，见到了一个神，神是人面蛇身，禹便上前向神求教，神给禹看八卦图，放在金版上面，神又拿出一块玉简送给禹，玉简长一尺二寸，合四季十二时之数，以此度量天地。禹用这玉简平定水土，治理天下。这蛇身之神就是伏羲氏。

女娲人头蛇身，一天能七十变。女娲是神话中化生万物的女神。一日七十变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她能变幻自身七十种形态，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那样；另一种理解是她创造万物，一日有七十种之多。总之女娲的形象和变幻本领最适合赋予她灵蛇之身了。

开创中国大地农业文明的神农氏，长着一具牛头，也是应该的。因为牛象征着春天，万木复苏，春耕稼穡。神农创制了农具，教民耕田，又教会先民驯养动物，如牛马猪狗，供人食用或使用。神农又一一尝遍陆地上生长的各种植物花草，鉴别哪些可食用、哪些可治病、哪些有毒。神农尝百草的经历异常艰辛，有时一天中毒七十次，但凭借其异乎寻常的神力，度过难关，写就了中国第一部药书《神农本草》。可以想见，神农是一个慈祥的、劳碌的、充满博爱精神的先民领袖，给他一副牛的面目是最合适的了。

其实中国对牛的崇拜是很古老很普遍的，不少地方为黄牛建庙，称为牛庙。牛是供人们

使用的力气最大的动物（在中国北方），人们崇拜牛包含着对力量的崇拜，由于惧怕洪水，所以人们将神牛和水联系起来，用神牛抵御水。有一个流传很久的古老故事，说两只黑牛和两只蓝色牛从洛阳城旁的河中爬出，相互斗殴，地动山摇。后来，人们用青铜、石头制成巨牛，投入河中，以此镇压洪水，保护堤坝。

从黄帝开始，中国上古史由神话时代进入传说时代。以黄帝作五帝之首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黄帝之后是颡顼、帝喾、尧、舜，是为五帝。五帝比三皇要面目清晰一些了。古史传说告诉后人，这一时代的帝王都是圣贤，这一点与三皇是一样的，相较而言，三皇功在于开启先民的蒙昧，教导生存本领，五帝则是以德教化民众，以威立信，在神州大地上实施有效统治，征伐反叛者，所以五帝们比三皇更像政治领袖。

古史传说并没有记载黄帝是如何靠德行而被天下拥奉的，黄帝之所以成为黄帝，是靠武力征服实现的。黄帝本名姬轩辕，又称轩辕氏，最初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之首领，即有熊部落。与他同时代的两个强大人物，一为炎帝，一为蚩尤。黄帝先是对炎帝进攻，在阪泉之战中大胜炎帝；然后又在涿鹿与蚩尤展开殊死的决战，最后灭了蚩尤，其残余部落逃向南方。在宇内无敌手之后，轩辕氏获得“黄帝”的尊号，黄在五行中属土，居中，位最尚；帝的本义是天，与皇略同。

黄帝是一副什么形象呢？古书上说：“黄帝龙颜”（《帝王世纪》），就是说黄帝长着一张似龙的脸。黄帝似龙的脸恰与三皇中神农氏的牛脸相对应，在某些传说中，神农就是炎帝，黄帝打败了炎帝，即是龙脸的天子打败了牛脸的天子，龙战胜了牛。龙比牛更凶猛、更有法术、更不可抗拒。

穿过五千年的历史到今天，黄帝已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祖先，黄帝在民族文化中有了确定不移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今人可以不知道尧、舜为何许人，但不可以不知道黄帝乃自己的祖先。

黄帝所以能获得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一项原因是应予注意的：即黄帝是中国后世帝王的祖先，这是古史传说告诉后人的。

《史记》上说，黄帝共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正妻嫫祖生了二子，一为玄嚣，一为昌意。黄帝崩后，昌意之子颡顼高阳氏继为帝；颡顼崩后，玄嚣之孙帝喾高辛氏继立，帝喾生子二人，一名放勋，一名摯，帝喾崩而摯代立，摯崩，其弟放勋继，放勋就是帝尧。

黄帝的这些子孙又衍生出中国后继朝代的帝王：夏朝的第一位君主夏禹，乃颡顼之孙，颡顼乃黄帝之孙（《史记·夏本纪》）。商朝君主的始祖契，是帝喾之子，为帝喾次妃简狄所生，帝喾乃黄帝之曾孙（《史记·殷本纪》）。周朝君主的始祖后稷，其母姜嫄，是帝喾的元妃（《史记·周本纪》）。秦朝的祖先出自颡顼，颡顼的孙女名女修，女修生子大业，大业生子大费，被舜赐姓嬴氏，衍生出秦国——秦朝的君主。

如果我们全然相信上面帝王衍生的系列是实有其事，那就是把传说当作信史了。古史传说依旧是古史传说，即使出自史官司马迁的笔下，亦只能当作对上古传说的笔录。但是，神话传说关系着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夏商周秦之君主共同衍生自黄帝之说，更多包含着古代君主的主观意志：没有文字记载，不能确知的祖先，与其永远留着疑问，不如自作“合理”的解答，与神州第一个神圣大帝黄帝联系上，这样一来，自己王朝的建立就一脉承传于黄帝，顺理成章了。夏商周秦的君主已经认同了自黄帝开始的帝位传给血亲的作法。

五帝中，尧和舜是古代帝王的楷模，因为尧舜之间的帝位承传是一件圣事。尧在位七十年后，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丹朱作继承人，因为丹朱不肖，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舜是一个瞎老头（瞽叟）的儿子，受尽父母和弟弟的虐待，而他则异乎寻常地善良孝顺。尧舜禅让，感动了中国无数代人，传颂不已、赞美不已，后人甚至不去注意黄帝传子不传贤的作法，而以尧舜禅让作为上古圣人天下为公的一贯法则。

然而尧禅舜位，不过是帝位的私相授受，私相授受的前提是帝位乃私有之物。再者，帝舜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而是黄帝的第八代孙。《史记》上载，舜父为瞽叟，瞽叟父为桥牛，桥牛父为句望，句望父为敬康，敬康父为穷蝉，穷蝉父为颛顼，颛顼父为昌意，昌意父为黄帝。这一系列人自穷蝉以后，渐沦为庶民。如果舜没有这个煌煌的根系，也不配尧来禅让。

2. 关于帝王的神话

中国最早的帝王来自神话传说，夏商周三代过去，进入信史时代，帝王无一日或缺，只是变得不够圣不够贤了，上古的圣贤之君留下传说之美名，却不可望且不可及，只可缅怀追想。

但是，帝王们的神圣地位，进入信史时代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加高尚了，更令人惶恐畏惧了。后世的帝王比神话传说中的帝王要更加神圣，更不可知其高、不可测其深。他们一具具普通的肉身，披着神的铠甲，戴着神的光圈，守定被文明强化了了的图腾——龙，以龙为象征甚至以龙自居。前面说黄帝龙颜，后来龙颜成了所有帝王的脸。

帝王，自称为天子。天子，乃是“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许慎《说文》）。是上天赋予的生命，由人间女子妊娠而生，故天子并非地上的一般夫妇所生。这就是帝王出生的神话。

较之世界其他民族，中国关于早期历史的神话是很贫乏、散乱、不成体系且不入经典的，可以说中国是一个神话不发达的国度，可以推知中国古人是不太爱讲神话、爱听神话的。华夏民族是个讲实际的民族，对神话的需求不大，所以我们不能责怪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像古希腊神话那样完美的神话遗产。

但是，进入信史时代后，有一种特殊的人——帝王，需要神话。他们自称是人神结合的物种，是人间的神（龙），是神（龙）落生到地面的人。所以帝王是需要神话的。

刘邦早年本是一个农夫兼无赖汉，就这么一个无赖汉，却不是人间凡种。关于他的受胎，有一则神话：刘太公与刘媪原是人间俗夫俗妇，但有一天，刘媪到一个很大的湖边去，为什么到那儿去？没有交代，可能不重要，因为那时的妇女比较自由，可以随便乱走。在湖边，刘媪感到身子疲倦，于是就地休息。入睡后做了个梦，一个农妇大白天睡在野外，可能梦见什么呢，梦见与神交媾。这时雷电大作，天色晦冥。刘太公见天气恶劣，不放心妻子，前去找她，找到了湖边，正好看见刘媪身上盘着一条蛟龙。之后，刘媪有了身孕，生下的便是刘邦。

刘邦之母受孕的神话，绝非是可有可无的，虽然性与交媾之类事在古代正统观念里被认为是雅不雅甚至秽恶的，在任何严肃的叙事文体里都是尽量避免谈论的。然而在这里，涉及到君权神授，就不同了。前面说过，夏商周秦的帝王均出自黄帝的血缘，都是黄帝的后代，所以一一承续帝位，名正言顺，兼告知世人，帝位不是妄得的。到了刘邦这里，与黄帝的联系，已难以接上，犹如风筝断了线，指着天空说线在自己手上，谁也不会当真。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存在于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到刘邦时已过了二十四个世纪，刘姓得到一个尧的后人的囹圄之说，已经不错了。故而，刘邦敢于继秦而自立为天下主，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亦需要足够的神话，以作为精神力量。

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上古的帝王是怎样投胎出世的，当然，这是神话传说时代的神话：燧人之世，有大人迹（神仙的脚印）出雷泽，华胥（人名，伏羲之母）履之，生庖牺（即伏羲）氏于成纪也（成纪，地名）。神农之母名女登，游于华阳山，有神龙感女登，于常羊（地名）生炎帝（即神农）。黄帝母名附宝，见大雷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月生黄帝于寿丘（地名）。颛顼母名女枢，瑶光之星贯月如枢，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地名），首戴干戈（颛顼出生时，头上戴着干戈，可以理解为头上长角）。尧母名庆都，出观三河，奄然阴风，赤龙与庆都合，生尧。禹母有莘氏，山行见流星贯昴（昴，星宿名），意感飘

然，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胸部裂开）而生禹。殷之始祖契，契母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祀于高禘，有玄鸟遗其卵，简狄吞之，孕生契。周之始祖后稷，后稷母姜嫄，见大人之迹，履之，欣然若感而生后稷。商汤之母名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生汤。（《帝王世纪》）

神话传说中的帝王，都被说成是神人交合的产物。夏商周秦的帝王们，一则是黄帝的后代，二则他们的首任君主或始祖，降生到人间，都是上天或神或龙作的主。有了这双重资格，做天下之主才可以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有了帝尧的后裔之名，又有了刘媪大泽交龙的神话，刘邦便获得了君权神授的资格。

汉代之后，前赴后继的各朝各代，已经不再追溯遥不可及的黄帝血脉，但是帝王们投胎和降生的神话屡不绝。不过，汉高祖以后的神话，有了一些改变，变得不那么实了，不再有刘太公亲见其妻交龙的实景了，变得虚幻了一些，多把神奇场面移到了梦中；较之神话传说时代的神话，也有了明显的不同，上古传下来的履大人脚印、吞吃神鸟之卵的神话，不再出现。

任何改变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论是由实到虚，还是由踩大人脚印、吞鸟卵，到不踩大人脚印不吞鸟卵，都是向更玄更神的方向改进。例如，踩大人脚印，就不宜老讲。因为，大人脚印如确凿真有，一个妇女会踩，其他妇女也会去踩，反正帝王之母只是普通妇女，开国帝王的母亲多是劳动妇女，比如农妇，农妇们常年不脱离劳动，劳碌一生，如能跑到野外踩踩大人脚印，回来孕一个龙种，何乐不为？如果妇女们都起这个心，那就坏了。

汉以后历代帝王受胎的神话，均出自孕妇——其母之口，被郑重录入史册。梦之所以神奇，是因为人在现实中所不能遇到、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梦中就能遇到、事情就能神奇地发生；而且，梦中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必有见证人的。

帝王之母们的梦并不多种多样，总览帝王之母们的梦，不外以下几种模式：梦日入怀，即拥抱太阳；梦与日周旋，被日追逐；梦月入怀；梦见龙；梦见仙人。

先说梦见龙。汉文帝之母薄姬为刘邦众姬妾之一，薄姬并无特别出众之处，也不甚受宠，但是她的梦却带有其婆母刘媪的遗风。薄姬梦见一条龙盘踞在她胸上。这个梦与其婆母的不同之处是，龙仅盘踞在她胸上，并不构成有头有尾的故事。好比文学作品由写实进化到象征，有了进步。但是，这种梦在后来的历史中就难以见到了，仅有北魏宣武帝元恪的母亲高夫人梦见太阳化成龙，绕匝在自己身上，这个梦亦可归入梦见太阳类里。梦见龙的神话多不为后世帝王母所采用，颇令人惋惜，也许是这种梦不够神奇、太具象了吧。

自从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梦见白日入怀以后，拥抱太阳的梦在后世就多了起来。王夫人始作俑的抱日之梦跟梦龙之梦有所衔接，可见进化不是突然发生的，都带有前一阶段的痕迹。在王夫人梦日之前，汉景帝曾坐在崇方阁上，王夫人这时是否坐在身边，史无可据，如坐在身边就更好了。因为这时景帝看到丹霞涌起于天边，有赤龙盘旋于崇方阁的栋梁间。景帝乃让王夫人住在这里，改崇方阁为猗兰殿。之后，王夫人梦见太阳入怀，孕生了汉武帝。

古人并不晓得太阳是一巨大的、燃烧着的火球，只凭肉眼、凭臆想，料太阳小如蛋黄大如伞盖，抱在怀里岂不可爱，亦不伤大雅。太阳被认为是宇宙天空中阳气之精，是阳气聚成的实体，正好对应人间帝王。

梦见抱日入怀的还有孙权的母亲，梁武帝萧衍的母亲，宋太祖赵匡胤的母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母亲，梦境略同，不是登天抱日，而是太阳主动落入怀中。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母亲梦见的是，太阳从她正在寝息的屋中出去了，于是她醒了，看见太阳从窗外升上天空！鲜卑族的女性胆略大于汉族女性，由此可见。她竟然孕育了一个太阳，太阳不升起在东方，而是升起在她的屋中。

宋太宗赵光义的母亲梦见太阳的情景也略不同于众帝母，梦见的是，神人捧着太阳授给自己。赵光义是赵匡胤的亲弟弟，同出一母。他们的母亲杜氏生育了两个皇帝，这在中国历

史上是罕见的。杜氏两次梦见了太阳，第一次是孕赵匡胤时，梦见太阳落入自己怀中；第二次是孕赵光义时，梦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个中介者——神人，将太阳授给自己。杜氏本有三个儿子，杜氏的愿望是，三个儿子按兄终弟及法依次继位，那么第三子赵光美也应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由此推算，杜氏应该做过三个梦见太阳入怀的梦。但事实上，赵光美没能继承皇位，而是忧悸成疾，死在了其兄赵光义之前。根据赵光美命运之事实，杜氏似乎不应在孕光美时，有太阳入怀之梦。不管怎样，《宋史》上是绝没有杜氏第三个梦日的记载的。

因为杜氏梦见仙人赐给自己太阳而生了宋太宗，之后，帝王之母们的梦里就多了个仙人，在引进仙人入梦上，杜氏是始作俑者。这样的好梦，有启者，便不乏承者。帝王受胎的神话，就这样不断地讲下去。

宋仁宗是宋代第四个皇帝，他的母亲李氏梦见一个羽衣仙人光着脚从空中降下，边降落边对她说：“来为汝子！”于是李氏怀孕而生仁宗。非常有趣的是，李氏这个梦还颇在少年仁宗身上得到了些印证。例如，仁宗小时候不肯穿鞋穿袜，每当服侍者给他穿上鞋袜时，他就极不耐烦，令人脱去，所以宫中人都叫他“赤脚仙人”。一个男童不爱穿鞋袜，光脚乱跑的事是常有的，所以宋仁宗幼时也像乡下孩子一样喜爱光脚，相信也是真的。其母李氏是名出身卑微的女子，生个喜欢和大自然直接接触的孩子也是在理的。说梦者，全靠追忆，说梦的时间与做梦的时间相隔多远，那就不一定了。我们不妨假定，先有仁宗幼时不爱穿鞋袜的事实，后有羽衣仙人光着脚从空中落下的回忆。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对帝王之母的梦认真。宋高宗、宋孝宗的母亲也都是因梦见仙人而有了身孕的。

梦月入怀的就比较少见了。三国时，孙坚的夫人先是梦月入怀而生了孙策，后来梦日入怀生了孙权。孙权后来成了东吴大帝，其兄孙策只为孙权起了个垫阶作用。孙策的运气不好，跟他母亲只梦见了月亮没梦见太阳有关，命数早就胎里定了。南朝梁元帝的母亲阮氏，也是梦见月亮堕入怀中而怀上梁元帝萧绎的。可见，梦月而出生的人也是有机会当上皇帝的，但不幸的是，萧绎只当了五年皇帝，五年当中战事不断，最后国破降敌，降敌后被杀。

历代帝王出生的神话也是有声有色的。比较而言，帝王之母受孕的神话只能以梦为依托，而且悄无声色，而帝王降生之时，动静就大了，轰轰烈烈，有光、有色、有气、有味，说出来也就更加动人，更加神奇。

这些神奇异常的景象，我们不妨略备一闻：东汉光武帝刘秀出生之时，正是深夜，然而随着他的降生，红光满室，屋内一片光明。——见《东观汉记》。魏文帝曹丕出生之时，有一股青色的云气，聚成圆状，形如车盖，覆在婴儿曹丕的身上。——见《三国志·魏书》。南朝宋武帝刘裕，出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当夜，甘露降于刘家墓地的树上。——见《宋书·符瑞志》。北魏孝文帝出生时，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氤氲，和气充塞。——见《魏书·孝文帝纪》。南朝梁元帝出生时，满室飘荡香气，胎胞呈紫色。紫色，古人认为是一种祥瑞之色。——见《南史·梁元帝纪》。隋文帝出生在一座寺庙中，当时，紫气充庭。其母将孩儿抱在怀中，忽见此儿头上长出犄角，浑身起了一层鳞状物，非常惊骇，坠孩儿于地。——见《隋书·高祖纪》。唐高祖李渊生于长安，是日紫气充庭，神光照室。——见《旧唐书·高祖纪》。唐太宗出生之前，于母腹中就有声音达于母体外，太宗母在无痛而不知不觉中分娩，同时，产生一片祥云，弥漫开来，范围达数里，然后上升到天空。山外的水中，出现二龙相戏，戏了三日，乃冲天而去。——见《旧唐书·太宗纪》。宋太祖出生之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婴儿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见《宋史·太祖纪》。宋太宗出生之夜，赤光上腾如火，异香弥漫开来，整个闾巷都能闻见。——见《宋史·太宗纪》。宋英宗出生时，赤光满室，有人看见一条黄龙游于室中。——见《宋史事实》。宋神宗出生之际，一群老鼠喷吐五色气体，五色气形成云雾。——见《宋史事实》。宋孝宗出生时，红光满室，如日正中。——见《宋史事实》。辽太祖出生时，有神光、异香，身体硕大，如三岁儿童，一生下来就会匍匐行进。——

见《辽史·太祖纪》。明太祖朱元璋出世前夜，其母梦见一黄冠仙人，授给她一颗仙丸，仙丸闪闪发光，朱母吞之，梦醒后仍能感到满口香气。次日生朱元璋于土地祠中，白气贯空，异香经宿，祠中神（不外乎土地爷）惊避数里。——见《名山藏》。

由上述记载可知，帝王出生的神话，有几条规律：一是皇帝大多生于夜间，夜晚黑暗，室内亦光线微弱，未来的皇帝一出生，立即赤光照室，满室通明；婴儿身上不仅没有腥臭气，而是香气四溢，弥漫开来，经夜不散。二是如果皇帝出生在白天，必是紫气充庭，祥云弥漫，黄龙出现于附近并神秘消失。三是皇帝出生时，胎胞、身体都异于普通婴儿，胎胞可呈紫色，身体可呈金色，或体型大于常儿，或一时头上长角、身体起鳞。头上长角，身体起鳞是一时之幻象，幻成龙形，意味着此儿绝非凡胎，乃龙种也。

信史时代所营造的帝王从投胎到降生的神话，具体到每一个帝王，这些神话都是在他登基以后，被“追忆”出来的。“追忆”之后，载在史册，作为该皇帝是人神合一之物种的佐证，其实无所查证，只能是虚妄。

这等神话，对于愚民百姓和草莽之中企图觊觎帝位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愚民百姓受到震慑，感到玄晕服贴，而觊觎帝位者，则看到了榜样和示范。

3. 谈谈史书中的帝王之貌

我们该认识一下帝王的相貌了。本章开篇就讲了帝王的相貌，由于帝王不是普通人，不得已，我们接下来对帝王的物种问题认了点儿真，谈了神话中的帝王和帝王的神话，介绍了神话中三皇的奇异相貌和身体特征。现在我们该看看三皇五帝之后历代帝王的模样了。那些由怀抱太阳、与龙或仙人交接而受孕的妇女，生下的带着紫气、赤光、异香的婴儿，长大了是副什么样子。

帝王们，既是人间妇女所生，相貌上定然与世俗民众有相同之处，而且大体相同。神话时代伏羲、女娲的蛇身，神农的牛首，到后来帝王身上就不再出现了。黄帝为首的五帝及以后历代诸帝，人头、人躯、双脚、双足，都是不成问题的了。但是，在大体的人形之中，有着极不普通的特征，而且，每个帝王都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各自突出的特点，表明自己作为“这一个”帝王的个性。

从五帝到夏商周帝王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帝：龙颜。即：脸形、五官似龙。颡项：首戴干戈。即：头上长出武器状的骨头。帝啍：骀齿。即：口中有双重的牙齿。帝尧：身長十尺，须长七尺，眉有八彩。即：特长身材，长胡须，眉毛泛出八种色彩。帝舜：身長六尺，重瞳，大口。即：中等身材，眼瞳双重，口吻部发达。禹：虎鼻大口，两耳参漏。即：大鼻大嘴，两耳廓有漏眼。另外，大禹由于奔波劳碌，变成了瘸子，只能小步行走。商汤：丰下锐上，身長九尺，臂有四肘。即：下颌丰满，颅骨呈圭状，手臂有四个关节。周文王：龙颜虎肩，身長八尺三寸（一说十尺），胸有四乳。即：头部似龙，肩部似虎，身材特长，胸部有四个乳头。周武王：骀齿，望羊（阳）。即：有双重牙齿，视野广阔。

如果这些特征，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堪称怪异，但帝王既然是人间龙种，就不必怪异了。这些相貌，古人认为不仅不怪异，反而非常合乎帝王的德性。比如周文王四乳，解释是文王恩泽天下，多长出两乳头来，表明广布恩泽。周武王骀齿、望阳，解释是武王灭商需要武力，多长出一重牙齿，以示刚强，望阳表示能高瞻远瞩。

历史在逐渐拉近，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生活在他之前一百年左右（秦始皇死到司马迁出生，间隔六十五年）的秦始皇相貌，作了较为写实的描述：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即：高鼻，胸部向前突起如鸷鸟，声音像一种似狼而小的食肉动物豺发出的声音，细而悲的嚎声。

在秦朝以前，中国的史书如《春秋》对历史的记述过于简单，所以后人对于秦以前的历史

隔膜得很，对东西周帝王的相貌基本无所得知。由于有了《史记》，司马迁开始对他所能探知的距离不远的秦代，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同时画出了中国第一位顶着“皇帝”称号的秦始皇的写真图。

关于豺声，古人认为不祥，潜藏杀机或灾变。《左传》记载，昭公二十八年，晋大夫叔向娶夏姬的女儿，生伯石。叔向的母亲看望孙子，走到堂上，听到孩子的哭声便转身就走。叔向的母亲说：这孩子发出的是豺狼的声音，日后我家族（羊舌氏）莫非要因为他而灭绝？后来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她的可怕的臆测。伯石在党派残杀中失败，连带羊舌氏一族遭到灭绝。

秦始皇在历史上以凶残著称，他的个性很合乎他的外形。众所周知，秦始皇是一个成功的帝王，但建立的是一个失败的王朝。既然秦朝被推翻，司马迁如实描述秦始皇相貌时，肯定没有什么顾虑。试想，如果秦王朝没被推翻，司马迁作了秦三世或秦四世皇帝的臣子的话，未必敢写出“祖龙”的真实相貌，写了，也不得问世，或者因此而杀头亦未可知。秦始皇的相貌可能会改成：龙颜，虎胸，隆准，重瞳，其声宏阔。

不能说，凡是失败王朝的暴君，都是凶丑可憎状。例如夏桀、商纣，都是外形高大英俊貌。荀子说：“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荀子·非相篇》）隋炀帝也是一个著名的暴君，但“美姿仪”（《隋书·炀帝纪》）。相信这不是溢美之词，后人总不会对前面朝代的暴君有所偏爱吧。

可见，帝王们的成败、善恶，不以相貌的好坏作分野。就是说，相貌决定不了什么。但这不是定论，因为，同样有意味的是，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极少不是相貌标致的伟岸男子。开国帝王（另还有某些中兴之主）们的美好形象，载于史册，光彩照人。每一个王朝的开基者，理所当然被奉为本朝帝王的典范，为后世子孙树下光辉样板，留下光辉形象，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会垂范子孙，令子孙虔敬瞻仰。

我们不妨拂拂落满灰尘的史书，借此机会端详一下历代开国皇帝的伟岸身躯和堂堂仪表：

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即刘邦鼻梁隆起，前额似龙，左大腿上有七十二个黑痣。此说载于《史记》，为此句作索隐的文颖说：“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文颖对刘媪受孕之事颇为认真，推论出刘邦生出来像龙，但他又自作主张，添上一个“长颈”的特征。不知长到什么程度。至于左股七十二黑子，亦有解，解曰：“左，阳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指刘邦）七十二日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史记》“正义”）

此外，如东汉的开创者汉光武帝刘秀，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身長七尺三寸。（《东观汉记》）即：鼻梁隆起，额头饱满如日，嘴部发达，面部毛发系统发达，身材颇长。三国蜀国先主刘备，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即身材颇长，上肢奇长，耳垂奇长。三国吴大帝孙权，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形貌奇伟。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晋元帝），白毫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即左额头上生出白毛，目光炯炯。（《晋书·元帝纪》）南朝宋武帝刘裕，身長七尺六寸，风骨奇特。（《宋书·武帝纪》）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体。即额头似龙，声似洪钟，浑身遍布鳞状皮肤。（《南齐书·高帝纪》）

最可怀疑的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生而有奇异，两髀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此说见《梁书·武帝纪》，而《南史·梁本纪》中又谓，梁武帝生而有异光，状貌殊特，日角龙颜，重岳虎顾，舌文八字，项有浮光，身映日无影，两髀骈骨，项上隆起。梁武帝身上带有多重奇异特征，挟超越三皇五帝之势。这些特征分为，额骨中央隆起，形状如日，面部似龙，舌头上有八字文，脖子后面鼓出包来，而且浮着一层光，头很大，转头回视如虎状，两边肋骨连在一起，右手上天生一个“武”字。最可异处是，人站在太阳下，没有影子！如此奇异的相貌，开创多大的帝业，统治多大的疆土都是应该的。但事实上怎样呢？

小朝小国的开国者们也不甘平凡：南朝陈武帝陈霸先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陈书·高祖纪》）五胡十六国时期，国号为“汉”的开国皇帝刘渊，姿仪魁伟，身長八尺四寸，須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晋书·载记》）国号为“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状貌奇异。（《晋书·载记》）国号为“前燕”的开国皇帝慕容皝，龙颜版齿，身長七尺八寸。即面部似龙，牙齿大而齐，身材高大（《晋书·载记》）。国号为“后燕”的开国皇帝慕容垂，身長七尺七寸，手垂过膝（《晋书·载记》）。国号为“后凉”的开国皇帝吕光，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晋书·载记》）国号为“夏”的开国皇帝赫连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带十围，美风仪。腰带十围即腰围达五十寸，一围相当于五寸。（《晋书·载记》）北魏的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目有光曜，广颡大耳。（《魏书·太祖道武帝纪》）北齐神武帝（被追述为开国之君）高欢，目有精光，长头高颡，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即眼中似有发光体闪亮，头颅长颡骨高，牙齿洁白，少年时就具备杰出的仪表。（《北齐书·神武纪》）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被追述的），身長八尺，方颡广额，美须髯，发长委地，垂手过膝，背有黑子，宛转若龙盘之形，面色紫光。即身材高大，紫膛脸，额头方而广，面部毛发系统发达，手臂奇长，背上一片黑痣，形成龙盘图案。（《北史·周本纪》）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天下，相貌自是与小国之君有所不同。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乎曰“王”，长上短下。即面庞似龙，额头有五条突起，直入头顶，眼中有光向外射周，手掌的掌文是一“王”字。（《隋书·高祖纪》）

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体有三乳，左腋下紫痣，如龙。即胸部比常人多出一个乳头，左腋下有很多紫色的小痣，形成龙的图案。（《新唐书·高祖纪》）至于唐太宗（相当于开国皇帝）李世民，就不用细说而具有高度典型形象：“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新唐书·太宗纪》）

五代纷乱夺权者也自是不凡：后唐庄宗李存勖，体貌奇特。少年时进见唐昭宗，昭宗一见骇之，曰：“此儿有奇表。”（《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后汉高祖刘知远，面紫色，目睛多白而有光（《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后周太祖郭威，形神魁壮，顶上有肉角。即体形及神采魁梧雄壮，颅顶长有肉犄角（《旧五代史·汉书太祖纪》）。

宋元以下，照奇不误：宋太祖赵匡胤，容貌雄伟，器度豁如。（《宋史·太祖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即额部宽阔，下颌峻削，眼中向外发光。（《辽史·太祖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臂垂过膝，身長八尺，状貌雄伟。（《大金国志》卷一）明太祖朱元璋，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即身姿雄伟，相貌杰出，头顶上长有奇异的骨骼。（《明史·太祖纪》）清太祖努尔哈齐，仪表雄伟，发声若钟。（《清史稿·太祖纪》）

就是这些有着赫赫仪容的人，开创了各自的帝王事业，主宰了中国几千年的江山。但是，浏览过这些开国皇帝的尊容后，所有的人，都可能产生这样的感慨：帝王们的外貌以及特征都太相像了，如同前面所说帝王出生的情节一样，都不外乎几个共同特点：或是身材高大，美须眉，隆准大口；或是面部，额头似龙，鳞文遍体，声似洪钟；或是垂手过膝，目有精光，身上有奇异的黑痣，形成龙纹，手上有先天带来的奇字，呈“王”或“武”图样。至于头上生肉角，额上、胸部生出奇异的长毛，两边肘骨连在一起，眼中双重瞳仁，大耳，都是皇帝所能有的特征。

除了身材高大、美须眉、隆准、大口、声若洪钟以外，其它的各种特征，都不是地球人类所能有的。试想面前站立一个人，大体上是人形，但发现他的手臂自然下垂，已经到达膝盖以下，能不令人惊骇。但出现在皇帝身上，却是需恭敬以待的了。

回顾帝王出生的神话，我们放心了，其实是一回事：代表着统治意识的中国历代官修史书，都不遗余力地塑造着皇帝从出生到长成的形象，暗示读者，皇帝绝非普通人，皇帝是一群介于神和人之间的物种。关于半神半人的物种，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故事中都曾经出现过，上

古神话不发达的中国，信史时代的帝王神话却营造不休。

然而，帝王的相貌问题，不能完全归之于神话不论。它与帝王投胎——出生的怪异事迹尚有不同。帝王们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相貌的，而且大部分开创一姓事业的帝王，都有着较高的身材，较为出众的相貌，过人的气魄和充沛的精力。

能够成功地夺取江山，登上帝位的人，除了有时运条件、称帝者的个性条件、智力条件等等外，身体与外貌的条件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分量。在夺取帝位的过程中，高大的身材，出众的相貌，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我们不妨看看猴群里的猴王，猩猩群里的猩猩王，狒狒群里的狒狒王，一定会领悟到点东西。

当然人类毕竟是人类，若想称王，比兽类复杂多了，外形因素在一个野心者向帝位奋进的过程中，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虽然这样的例子不多，我们仍可以举出数个：如曹操的外形就很不足，曹操虽没有正式称帝，但他在朝廷中已经执掌了皇帝的权力；如北齐的高洋，他是北齐正式登上帝位的第一个皇帝，早年被认为是“内虽明敏，貌苦不足”；明太祖朱元璋，其真实相貌十分丑陋。

关于朱元璋的外部形象，《明史》上明明白白写着：“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名山藏》一书又称“明太祖日章天质，凤目龙姿，声如洪钟，奇骨贯顶。”如果没有朱元璋的画像流传至今的话，我们看了上述记载，大概就无话可说了。不幸的是，今人在传世的画像中看出了问题，十二幅出自不同画师的朱元璋画像，有十幅十分丑陋，鼻梁（山根）塌陷，颜面布满黑点，下巴前突。又有两幅，则判若二人，是红光满面，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后来，相貌堂堂的画像成为朱元璋的标准像。

既然史书上有朱元璋“姿貌雄杰”的判语，又有两幅画像作为佐证，人们大可以拿这两幅认为是朱元璋的真貌了，何以非抓住相貌不佳那几幅图像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前提是明初的人像绘画技术，已经达到了接近逼真描摹的程度。加之画师与被画者的地位悬殊，画师依自己的品德和技艺，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如实地画，或者美化；不可能有第三种作法：丑化。如果朱元璋相貌丑陋，不同画师画出来的图像，可分为两种：写实的，美化的。如果朱元璋相貌堂堂，不同的画师画出来的图像，只能是一种：都是写实的。所以，朱元璋比秦始皇幸福，史官们在史书上把他确定为“姿貌雄杰”者，又有画师在图像上为他整容，留下光辉形象给后人瞻仰。也许，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这种情况会有多例，可惜历史久远，材料湮没，难以求证，只能在此大胆设想了。

还有一个问题，朱元璋为什么没有把那些不太光辉的图像毁弃了呢？不是疏忽。因为古人认为万物有灵，人的图像也带着该人的一股气，附着灵。那些不太光辉的图像正是皇帝本人的写真，怎么能烧了、撕了呢？烧、撕、埋、刺某人的画像，在古代是一种恶意诅咒他人的方法，与巫蛊相近。朱元璋绝不会恶意对待自己的画像，以避免招致不祥，所以那些画像得以存世。

据说，朱元璋曾因某画师画出了他的丑貌，而将画师予以诛戮。可见朱元璋对自己的形象是非常在意的，当他看到在纸上出现的自己时，竟然恨意难平，顿起杀机，看来不杀画师难以平息心中之恨。

由此推想，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具备了伟岸的身躯，非凡的仪表，然后当了皇帝的；一种是当了皇帝之后，再来肯定本皇帝的身躯定然高大，仪表定然非凡。

二、关于圣明君主

中国是出产帝王最多的一个国家。上自黄帝传说，下迄清末帝宣统，中国共出现了大小帝王 558 个。所谓大小帝王，是依统治辖区大小而定的，统治全国的，政令皆由所出，令全

国臣民俯拜的，属大帝王，如汉唐元明清的帝王；大帝王还包括黄帝及以下的各帝、夏商周各王在内，虽然他们的统治区限于黄河流域，但同时并不存在与之对等的其他帝王。小帝王则是统治地区较小的，建立地方性小朝廷的帝王，如东周列国、三国魏蜀吴、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的帝王。有一种王朝，如两晋、两宋、辽金夏，这些王朝存在时，都有敌对朝廷同时存在，江山没能一统，这些王朝的帝王，也不能算做小的帝王，只能另归一类。当然，这种大小帝王的划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略作区别之后，才能看出帝王不是划一的，各有自家的情况。

中国帝王众多，但他们的出产地偏重于黄河流域。来自北方称帝全国的皇帝，绝对多于来自南方称帝全国的皇帝。这里的南方是指秦岭淮河以南。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长江以南，从未出过统治全国的皇帝。林语堂还指出，中国各大王朝的帝王，大多来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现今的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安徽北部。汉高祖起于沛县；晋司马氏祖籍河南；宋太祖祖籍河北涿县，出生于洛阳；明太祖来自安徽凤阳。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最后一个称帝者，洪宪皇帝袁世凯来自河南项城。

历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陕西是出产皇帝的地方，其实谬也。陕西长安地处关中，四方要塞，函谷关难攻易守，所以长安是做皇帝的好地方。然而，在陕西做皇帝的人，大多是外来人。来自陕西本土的帝王，除了上古的周王朝姬氏以外，恐怕只有短命的隋代王朝杨坚父子。再细加检索，篡汉的王莽也算一个皇帝，可惜王莽这个陕西人也没能在家乡站住脚跟，建立了一个被后人忽略的王朝并为此而丧命。如果再进一步牵强地统计，还可找出一个准开国皇帝李自成，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后，傲然登基为帝，可惜他没有朱元璋运气好，当皇帝的滋味还没品出来，就被来自关外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了。

所以，确切地说，陕西不是出产皇帝的地方。陕西（特指关中，不包括陕北）不够贫瘠，不足以生出皇帝来；但它足够肥沃，供那些外来的帝王在这里传宗接代，终老之后，长眠于此。

中国虽有名正言顺的五百多位帝王，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到处留有帝王的印记，但能够功垂于史，为民族所骄傲的帝王，实在罕有。每一个帝王活着的时候，被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所包围，看到的都是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察颜观色、小心伺候的臣下和近侍。几乎每一个权力在握的皇帝在位时，都被臣下称为“圣君”、“有道明君”、“圣上”，这时候的“圣”字仅表示尊崇、敬意，并不是真圣。只有在皇帝死了之后，被追念为“圣主”，才有可能真是真圣。然而一般皇帝死了之后，位子上又有了新的皇帝，敬仰的颂词、三跪九叩、山呼万岁又被新的皇帝所接受。已经死了的皇帝，死了也就死了，即使他死后有灵，听得见声音，也没有人为他歌唱了。

但是，有的皇帝死了之后，在臣民们的心中仍能引起怀念，被臣民歌颂，这样的皇帝，为数极少，十足难得；在死后上百年、上千年，仍被后人追思、遥拜的皇帝，就更加罕见了。

中国的臣民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臣民百姓。百姓们有十足的热情、十足的合作精神、十足的忍受委屈的能力和极大的宽容度。在这样的百姓之上，皇帝的一分爱民心，都会受到十分的歌颂；皇帝若能委屈一下自己，克制一些欲望，就会换来一片“圣明”之誉。中国的臣民一向不吝惜极端的颂词的。

面对这样的臣民，既做了皇帝，就应该做一个好皇帝，对帝王们来说，这实在太应该去做，也不难做到。可是事实上，绝大部分帝王都辜负了全体臣民们对“圣主”的期待之心！这是已经完成了的、无法改变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好皇帝少，不是由于臣民们对好皇帝的标准过于苛刻；也不是臣民们不习惯唱颂歌，吝于赞颂；更不是臣民们冤枉了一些皇帝，把他们的美德说成是不道，把他们

慈说成是暴虐，俭朴说成是奢侈，没有这样的事，历史上只有皇帝冤枉过臣民，尚无臣民们冤枉过皇帝之例。

1. 儒家心中的理想君主

说儒家心中的理想君主，而不说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君主，是谓，儒家们几乎没有见到过理想的君主，“目”字不得已而省了。比如孔老夫子，就没有亲眼见到过理想的君主。

历代儒家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活着的好皇帝，就是说，能与圣明的君主生活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可惜这样的美事太不容易碰到了。如果好的皇帝能够等来，儒臣们愿意无止无休地等下去，并痴情地说：“等你一万年。”可惜人寿有限，天不假年，每个怀揣一腔热情，期待与圣明君主风云际会，共开盛世的儒臣，几乎都抱憾终天地离世了。

由于见不到活着的、现成的圣明君主，儒家们只能用想像去塑造这样的君主。他们把想像与上古传说相结合，或者说，他们用想像完成上古的传说史，把圣明之君放在那样的时代里，并借助祖先崇拜的民族心理意识，去讴歌上古的圣明之君，以期作为后世君主仿效的样板。

对于上古的君主，儒家并没有都给他们贴上“圣明”的标签，圣明的总是杰出的，不是一概而论的。尧、舜、禹三位上古的君主，被赋予了神圣的人格和万世之表的作为。此三人并称为“三圣”。

先说尧。古人统统认为“圣莫圣乎尧”，不仅儒家，诸子百家的学者都一致推崇尧为圣贤之君的首位。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即是说：太伟大了！尧作为君主，真是高大！只有天最高最大，而尧能效法天。尧的浩荡恩泽，百姓们简直不知如何称赞他。他的功绩巍然，他的制度也极其美好。见《论语·泰伯》。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扬帝尧，说尧的仁爱如天，智慧如神。像太阳一样照临人间，人们依附他，像葵花向日一样；尧的恩泽如天上的云，百姓仰望着他，如同百谷期待着甘霖一样。

通过古代学者的传述，我们看到尧的作为：富有天下而不骄横，贵为人君而不怠慢。房屋上的茅草都不修剪，居室建造得极为俭朴，出行的车子没有彩绘，吃的食物也很单调，穿的衣服破得不能穿了，才更换新的。一心想的是天下，将思虑都用在穷民身上。一民饥，尧说，是我造成的；一民寒，尧说，是我造成的；一民有罪，尧说，是我的过错。尧的仁爱昭然，道义因之而去，尧的德行广施而教化得以推广。因此，不用奖赏，民众就努力向上，不用刑罚，而人民安定。帝尧治理天下已达五十年的时候，并不敢断定天下已经大治，尧问身边的下属和外朝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尧还不敢相信，要了解最下层的民众，尧乃微服而游于康衢，听见一首童谣：“立我烝民，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又见一老人吃着食物，鼓着肚子，敲击着手里的土块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可见，尧的作为，就像太阳和雨露，人们在浑然不觉中，享受其福惠。天下达到了至化的境界。

尧最值得歌颂的美德，是将天下禅让给了另一个有德者——舜。帝尧在治理天下七十年之后，将天下让给了舜。舜成为治理天下的人选，有两个条件：一则他是黄帝的八世孙；二则他的德行有口皆碑。舜的仁慈孝顺之所以高出众人之上，是他的家庭成员做了衬托，没有黑就显不出白来。舜来自于一个非常罕见的丑恶家庭，其父亲瞽叟愚顽，后母凶狠，后母所生的弟弟狂放，这一家人以虐待舜为乐，而且几次合谋欲将舜害死。一次是，瞽叟命舜将仓房上面的茅草盖好，当舜爬上屋顶干活时，瞽叟在后妻、幼子的合谋下，搬走了梯子，放起火来，企图烧死舜。好在舜是一个聪明人，对家庭成员的丑行已有所防备，他随身带了两个斗笠，房子起火后，他把两个斗笠分别绑在手臂上，像乘着降落伞一样，舜安然跳到地上。又

有一次，瞽叟指派舜去挖浚旧井，舜是一个能工巧匠，挖井时竟凿出一条通到地面的坑道，以防不测。果不其然，这家三位疯子又将土石落下，把井填平，然后回家瓜分舜的财产。面对如此凶恶的父母、弟弟，舜却始终以仁慈、孝悌的行为对待他们，不失为子、为兄之道，一次次逃离死亡，一次次回到他们身边，善待他们。

舜德行高尚又富于智慧，遇事有办法、有能力，尧对舜作了一段时间考察之后，认定天下应该由舜接任治理，治理天下的伟大重任应该交给舜。因为那时候的君主，理应由圣人充任。

我们看帝尧为政七十年的作为，可知做这样的君主是没有什么福可享的、没有什么私欲可图的，这样的君主必须是圣人才能做，他的任务，只有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相反，被天下人所奉养。为天下人谋了福，天下人未必歌功颂德、谢主隆恩，因为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明末清初人黄宗羲作《原君》一文，写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这最后两句是说，以千万倍地付出而不得参与分享利益，这样的事，一般是不肯去做的。

尧在接班人还未定下之时，曾物色了一名隐士、高人许由，尧跟他接洽，请他接受治理天下的重任，许由感到害臊，回绝了，逃到山中。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许由，说：“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看来许由这个人可能真的存在过。许由不肯接受尧将天下托付给他的圣举，恐怕是他担心自己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吧。再者，许由是个真正的隐士，隐士的最大特性是不求名，出任君主，不就违背隐士的宗旨了吗？由此说来，许由即使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已经做了隐士，就不能再做君主。

尧让天下与许由，是了不起的事；许由不受天下，亦是了不起的事。我们古代的文人每当传述、论说上古时代的辉煌“历史”时，都不禁神往加之以感慨，上古真是圣人迭出啊！

尧、舜、禹三圣，是在一个时代内接连出现的。舜协助尧治理天下二十年，然后，尧让舜独立摄政，八年后，尧以一百一十八岁的高龄辞世。舜在位时，禹、皋陶等作为辅臣，分司职事，禹担任司空一职。

舜似乎比尧更有作为。在民间时，舜就具有强大的人格感染力。在历山耕作时，历山人由争侵田地转变为互相让出田地给对方。舜更善于用人，在做尧的助手时，舜就举用十六名有才者，令他们布散于四方，使人民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还将国内四名凶恶、贪婪、不可教训的恶人流放出去。舜正式治理天下后，任用了一群当世之杰，其中包括禹、契、后稷，这三人中禹是夏朝首位君主，契、后稷则是商朝、周朝的始祖。舜授命禹平水土，授命契推广教化，授命后稷领导农业。

舜广开视听，任用贤人，立诽谤之木，允许人民批评时政。当时四海之内，皆感受到帝舜的德化，凤凰也从远处飞来翱翔，舜在朝堂上，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舜在自己崩逝前十七年，就已确定了禹为接班人，因为禹在辅政的群臣中，功绩最大。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尧寻求能治水者，群臣推荐鲧，鲧治水九年而水患不息。舜摄政时，视察鲧治水的情况，以鲧治水无功而诛杀之，天下人都认为舜杀鲧是正确的。之后，舜推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禹不因父亲被杀而怨恨舜，因为舜做事的动机都是为了公益而非私情。由于痛心于父亲治水不成功而受诛，禹更加不遗余力地投身到治水事业中去，劳身焦思，居外十三载，过家门而不入。禹不仅治理了水患，而且治理了方域五千里内的水土，披（打通）九山，通九泽，决（疏通）九河，定九州。禹把帝舜所能统治的疆土都踏遍了，西边走到了流沙的边沿，

东边走到了海岸，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教化传布四方，同时，设官立制，定立输贡纳税制度。治理水土的事业宣告成功，也意味着天下已经得到太平的治理。

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前提都是自己的儿子不肖，然后选立圣贤之人，继任天子。如果自己的儿子也是圣贤，那么继承人就不必外求了，一切以公益为上，选贤可以不避亲，总之公益是第一位的。可惜圣德不能遗传，圣人不能生圣人，后来孔夫子也生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孔鲤，不能传之以道。圣人也有私情，也有爱子之心，但是私情和爱子之心不能夺了天下为公的宗旨。当帝尧想传位于儿子丹朱而不能传时，只得选择舜。尧在内心，将丹朱与舜权衡许久，传给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传给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病之意是受损。尧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最终将天下传给了舜。（见《史记·五帝本纪》）舜的儿子商均，情况与丹朱类似，舜依照尧的先例，将天下传给了堪受此任的大禹。

禹做舜的辅臣时，已把疆土踏勘了定，收拾齐整，做了天子之后，立国号为“大夏”，夏的意思也是大，大夏之意是大大发扬尧舜之德。坐在天子位上，禹首先想到的是招贤、纳言，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禹说：“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击鞀。”

禹仍像治水时期那样，劳身忧思，不敢懈怠，“一馈而十起，一沐三握发”，一顿饭都吃不完整，总要分心于各种事务；洗一次头发，都会中途抓着没洗干净的头发去办公事，然后回来再洗。可见禹虽是君主，但只有劳碌，没有安逸，只有公事打断私事，而没有私事干扰公事，真是圣人。

禹还常常以德感化下属，感化民众。在路上，看见被抓起来的罪犯，禹便下车，过问情况，而且忧伤落泪。下属不解，问禹：“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禹说：“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把臣民的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归结为是自己治国不够伟大正确而造成的。其实尧舜在位时也有罪人，尧就说过，一民有罪，是我陷之也。舜流放了“四凶”，“四凶”不是一般的罪人，是怙恶不悛的恶人。

舜和禹生命的最后结局有些相似，他们白发苍苍，还在奔波劳碌。舜以百多岁高龄，南巡至苍梧，因衰老、劳顿、水土不服，死在那里。禹也是以百岁高龄，作南巡之举。在渡长江时，禹所乘的船被一条龙（长江中的鳄鱼）差点顶翻。到达会稽不久，可能跟舜同样的原因，死在了那里。

禹有两个重要的辅臣皋陶和益，都是杰出人物，他们二人在舜的时代就已经位列重臣了。禹在位共十年（一说二十七年），他们共同辅佐禹完成帝业。禹在考虑继任人选时，首先确立的是皋陶，但皋陶几年后死了，禹乃定立益为继任人，将政务交给益去办，益此时的角色相当于舜在尧在位时、禹在舜在位时的角色。

美好的历史到此时发生了变化，圣贤之君三世禅位的传统此时遭到了破坏。是谁打破了这美好的制度？禹的儿子启。后能够成事，有两个条件，一则他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那样，让天下都知道自己不肖，即不像乃父，不堪大任，而是老实接受父王的安排。后给天下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贤者，树立了些威望。二则益作为禹定下的继任人，辅佐禹的时间不够长，这也跟禹在位时间短有关，时间短，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少，功业就不如舜在尧时、禹在舜时那么大，威望也不如当年舜和禹大。

促成后继承其父之位的，是诸侯的拥戴。尧死后，当时的诸侯没有去朝见并拥戴尧的儿子为帝，而是朝见舜，舜才即了位。舜死后，当时的诸侯没有去朝见并拥戴舜的儿子为帝，而是朝见禹，禹才即了位。现在，禹死了，诸侯们都去朝见禹的儿子启，而不去朝见益，朝见启时，诸侯们都说：“吾君帝禹之子也。”把对禹的敬意和感情转移到了启的身上，启也不谦让，也不顾父亲的安排，而是及时成全了诸侯们的感情用事，即了天子之位。这是《史记》所载。

启即了位，益将如何呢，作为尧时就已是舜的同僚的人，益活到禹去世后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年岁也已经相当老了，益的结局是怎样的，《史记》没有记载。但是，记述这段历史传说的其它书，告知后人的是启跟益争位，启杀了益。《战国策·燕策一》：“禹授益而以后为吏。及老，而以后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屈原在《天问》中，也忿懑不解。道出自己的迷惑，大意是，启代替益即了帝位，又杀死了益，为何启能由劣势转成优势？禅让帝位的事，为何益失败了，而禹的后代得以传衍？

从《史记》上看，启是在诸侯的拥戴下继的帝位，不算逆举，因为诸侯们认为他贤，有一定威望。但从上述诸书中看，启是一个凶险的人，以阴谋的方式、杀戮的手段，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君位。从《史记》中仍可以看到，并非所有的诸侯都拥戴启，有扈氏就不服，不承认启继父为帝。怎样使有扈氏臣服呢？启的对策是：消灭有扈氏。在行将征伐有扈氏的誓师会上，启作了一篇《甘誓》，师出有名，有扈氏的罪名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启发誓是代天执行剿灭有扈氏的命令，六军从命者赏，不从命者戮。于是，歼灭了有扈氏。之后，天下人都来朝奉帝启，

启结束了禅位制度，也结束了一个光荣的时代。这个光荣时代是后世学者企羡不已、追慕不已的梦中境界。

启在位九年，除了挥师征讨有扈氏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值得太史公传述的作为。见于其它书籍的载说，则透露了启沉溺于声色酒食的荒唐生活。启死后，子太康即位。太康对国事根本不感兴趣，不仅迷于声色，更喜好游猎，游猎一趟，时间长达近百日，将治理国家的事务荒置一边，不管。治理国家政务，毫无乐趣可言，只有苦累、忧心、奔波，若不是圣人，谁肯以万民的福利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呢？做尧舜禹那样的帝王，是大大的苦事，那时候没有人跟尧舜禹争王，那时候只见让，不见争。受苦的事，即使是圣人也未必争着去做，只有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时候、或不能做其它选择的时候才去做。许由就有其它选择，去继续做他的隐士，不做帝王。到了启，为了王位，去争、去杀，那他的动机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了。果然，启在帝位上，毫无乃父大禹的风范。在选择帝位继承人上，启不费踌躇地定下了儿子太康在天下为公和天下为私的角斗中，后者战胜了前者。

后世帝王的很多特色和作风，都让启、太康父子率先表现出来了。

2. 为什么要“致君尧舜”

三代以下，尧、舜、禹那样的圣贤君主像是绝了种。不过，不要说得那么绝对。圣贤君主不易出现了是真的。怎么不易，据说要五百年出一个。圣贤之君将要出现时，天地要有迹象、有暗示，到那时，黄河会出现龙马，载着一张有着神秘文字的图画上岸，洛水将有巨龟，背负着神秘数字的图案上岸。此谓“河出图，洛出书”，届时，还将有凤鸟翱翔

孔子这一生的使命，就是等待圣贤君主的临世，孔子已准备好了一套供圣贤君主启用的治国方略。由圣贤君主，将孔子生活的时代带回到尧舜的太平盛世。孔子在晚年，非常伤感地说了一句话：“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意思是：我完了！我等不到圣人出世了！

禹以后的圣人，儒家一致推定，有三个：一个是商汤，一个是周武王，一个是周公。这三个人，两个是君主，一个虽不是君主，但治国的功绩同于圣贤君主。“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周武王，分别革了上世暴君桀、纣的命，顺乎天意和民心。除恶就是极大的造福，除无道兴有道。周公是武王的弟弟，辅佐武王定立了天下，武王死后，成王年龄小，周公摄政，以周公的威望和能力，取成王而代之，是容易的，但周公是圣人，不去做。

周公是鲁国的先人，所以特别得到孔子的推崇。自周公至孔夫子，间隔了约五百年，这

个时间段内，还没有圣人出现过。孔子估算，也该有了。孔子一生都在迎接圣人，为与圣人共创盛世做准备，他到处论道，传播周礼，到处碰壁。虽然不遇，但孔子一生的奋斗没有白费，他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圣人，孔子死后，人们才明白，那一时代的圣人，不是别人，正是孔夫子。

因为认识到了孔子是一个圣人，孔子之后的儒家们就对孔子没能成为帝王，抱憾不已。孔子已经具备了作圣贤君主的条件，却没有机会治理天下，太大的遗憾啊！孟子慨然论道：“仲尼之德过于尧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备王佐之才。墨不代苍，泣麟叹凤，栖栖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是天，没有给孔子以符命，河没出图，洛没出书，孔子无法受命啊！所以孔子当年的怨叹，可能是为自己着急。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孔子被后世尊为“素王”。王充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孔子通过编述《春秋》，捍卫天下的道义，在纸上（竹简上）诛无道，使乱臣贼子惧，这就是孔子素王的帝业。

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都被认为是圣人，到刘邦诛暴秦而兴汉，与商汤诛桀而兴商，周武王诛纣而兴周，颇为相似。于是，古人试图拿刘邦跟汤、武相比，但是，比较的结果，最终刘邦没能和禹、汤、姬发站成一排。

三代的开国之君，毕竟是半信史时代的人物，身上还保持着一些人们赋予传说时代人物的光荣。汤、武之圣已经不如尧舜禹之圣了，历史顺流而下，到刘邦时，开国君主已经变了味。尧舜禹的大公无私或大公小私，已经变成了大私，不仅君位变成个人所有物，天下也成了君主个人的私产。从君主为天下人谋利，转到了天下人奉养一个君主。刘邦早年不事生业，到处浪荡喝酒，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在雄伟壮丽的未央宫落成后，置酒宴大会诸侯群臣。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中，刘邦向其父亲敬酒，说道：“原来父亲大人常说我不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刘仲。今天我的产业和刘仲相比，谁多？”在场群臣高呼万岁，然后一片大笑。（《史记·高祖本纪》）

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这产业，是欲望的产业。皇帝一人把个大大的朕字，写到了天上，天下成了他的大私。从此“家天下”不绝。

黄宗羲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益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传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于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真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个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因此，中国进入信史时代以后，每产生一个“真龙天子”，都给世人带来浩劫般的灾难。在习惯于忍受灾难之后，人们一方面更加追慕上古尧舜禹天下为公的盛世；一方面又更加怀疑尧舜禹的真实性。前者是积极向上的，后者是消极悲观的。对圣主存在与否的怀疑，导致另一种传说，说尧并没有禅位给舜，而是被舜拘禁或流放了，尧舜之间是被篡权与篡权的关系。这倒很像后世经常出演的历史话剧。但是，这种悲观的怀疑论，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也没有被多数士人、学者、民众所接受。怀疑论后来只作为某些学者的个人观点，不公开传扬。

上古圣贤君主尧舜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一种信念，变成了华夏民族不可动摇的政治理想，即天下为公。中国人民一向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一向是乐观的而非悲观的，是不怕失败，愿意一次又一次为政治理念从头开始奋斗的。既然尧舜禹以及后世皇帝，都是黄帝的后代，共祖一根，既然尧舜禹已经创造了天下为公的光荣，为什么后世不能继续这种光荣呢，应该是能够的。儒家学者们相信。

于是，儒家学者们树立起了“致君尧舜”的奋斗目标。所谓“致君尧舜”就是辅助现时的君主，把他们造就成尧舜般的君主。这个任务，何等艰巨！但儒家学者却为着这个信念，先把自己造就成了勇士，坚信无私才能无畏，知其不可而为之，越是艰险越向前。在“致君尧舜”的道路上，前赴后继。

今天的人如果认真起来，也许要问：儒家学者从思想上、行为上离圣人是最近的了，而那些“家天下”的帝王们，大多不堪造就。与其把不堪造就的帝王往尧舜的方向造就，不如儒家学者自己坐到帝王的位子上，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

其实这个问题儒家学者或许想到过，但是无法实行，儒家学者几乎没有不想治国平天下的，但是不能坐到帝王的位子上去治国平天下。因为杰出的儒家学者即是圣贤，圣贤是无法得到天下的，因为不能靠篡夺、不能靠杀戮，否则就不是圣贤。圣贤有所不为。荀子《儒效篇》上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目的和手段从来就不是两回事，以实施道义为目的，而使用不道的手段夺取帝位，儒家不为之。试看中国五千年的帝制史，谁能找到身为硕儒的辅政大臣篡权的事例？

从黄帝开始的以氏族血缘关系承传王位的制度，维系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史，始终没有受到破坏或瓦解。尧舜禹三圣禅让，也是在氏族血缘关系允许的范围内实现的，而且它具有相当的权宜性。禹的儿子启打破了禅位制度，并没有受到后人的谴责，因为他以子承父位，又回到黄帝开创的作法上去了。但是，中国后来的皇帝制度历史上，又发生了不少帝位“禅让”的事例，如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司马炎接受魏元帝曹奂的禅让，刘裕接受晋恭帝司马德文的禅让，萧道成接受宋顺帝刘准的禅让，萧衍接受齐和帝萧宝融的禅让……这时所谓的禅让，乃是被禅让者导演的把戏，接受禅让就是一场美滋滋的篡权仪式，皇权早就在禅让仪式之前，捏在了被禅让者的手里，而在受禅台上禅让出皇位的倒霉皇帝，实际上早就不是皇帝了。禅位后，下了台的皇帝，如能不做阶下囚的话，有口饭吃安度余生就不错了。如汉献帝就很有福气，还获得山阳公的封号。但在他之后的下台皇帝，如能保住性命，做阶下囚就不错了。但到晋恭帝禅位刘裕后，阶下囚都做不成了。下了受禅台，就让刘裕送上鬼路了。

所以，孔子以后的儒家圣贤，谁能指望圣贤禅让呢？连万世师表的孔子，都只能被迫认为素王，儒门后人，谁能作出超越祖师的功绩呢？孟子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万勿以为孟子要称孤道寡，但孟子想效法周公是真的。

在儒家看来，周公虽没有居王位，但他的作为已经超过了其兄周武王，也超过了商汤，可以上接尧舜禹。周公辅佐帝王治天下，功绩已近极致。他所制定的周代礼仪制度，深受孔子称颂：“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便是不王而王的圣人。周公便是孔子所推崇的治国平天下的样板。后世儒臣要致君尧舜，便是照着周公的典范去做。

由此看来，辅政儒臣若能完成致君尧舜的事业。这一事业的功绩绝不比有作为的帝王小，在致君尧舜这一大目标下，辅政儒臣实际上是坐在了帝王师的位子上。帝王师与帝王关系的最高造形是周公背负着成王的形象。儒家的治国理论，经过孔子的毕生研究以及后儒们的代代恢弘，已经足够圣明君主用了。天生并不圣明的君主，如能采用儒家的治国理论，就会变成圣明君王，所以君主不必生来就是圣君，如果君主生来全都是圣君，儒家还有什么事可干？故而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主，并不可悲，只要他肯后用怀抱致君尧舜志愿的儒臣，就可喜可贺；只要他肯接受儒臣的造就，向着圣君的道路迈进，君臣风云际会，共创太平盛世，尧舜的业绩不就可以做到了吗！

中国古代儒家是一群热情入世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人人可以做尧舜，人皆可为尧舜指的是普通人也学得到的尧舜的品德，也能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何况君王，就更应该像尧舜那样为君了。